

汪榕培《牡丹亭》“集唐诗”英译实务解读

蔡 华

(大连大学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汤显祖《牡丹亭》中的“集唐诗”是作者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精华,丰富其字里行间古典浪漫性情的文人写作风格。汪榕培《牡丹亭》英译本“集唐诗”英译韵体形似、英译选词合意、在情感互动方面亦“有所云”,译采纷呈,融通着《牡丹亭》多维时空的“情缘”,体现了译者“新格律派”的翻译方法在《牡丹亭》英译面貌和译介进程中的语际交流与输出潜质。

关键词:《牡丹亭》“集唐诗”;“新格律派”译法;输出实务
中图分类号:H059

汤显祖是明代戏曲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戏剧作品散发着一种古典浪漫主义的韵味,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演绎了一出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感人至深的诗体剧目。”(译自原文 *The Peony Pavilion, a touching and beautiful love story, is the most moving poetic drama among the Chinese classics*^[1].)自1980年《牡丹亭》第一个英译全译本出版以来,《牡丹亭》英译已经有了4种全译本。作为《牡丹亭》第一个韵译全译本的译者,汪榕培《牡丹亭》英译本具有继往开来的译介作用。

汪榕培《牡丹亭》韵译本别开生面,这一点在《牡丹亭》“集唐诗”的英译实务中独树一帜。在《牡丹亭》中,汤显祖采撷的“集唐诗”尽显其“雅致”^[2]²²之兴,也成为《牡丹亭》典雅风格的显要内容与情感载体,通篇烘托着《牡丹亭》全剧唯美的“至情”传奇故事。顾名思义,“集唐诗”是一种综合唐诗的特定诗歌类型。《牡丹亭》中,汤显祖寻章摘句了唐代逾百位诗人的众多诗句,聚合了69首“集唐诗”,首首映现着汤显祖卓然的人文气质与卓越的创作禀赋,也“恰当地揭示了整出戏的主要内容”^[3]³⁹,从而成为全剧剧情环环相接的推手。汪榕培尊重“集唐诗”的诗歌抒情与戏剧程式特点,而他制定的诗体英译的策略也实至名归。从汪榕培《牡丹亭》“集唐诗”英译实务来看,译者注重再现汤显祖蓄意通过“集唐诗”刻画《牡丹亭》人物情感的笔触以及渲染《牡丹亭》主题脉络的笔法之际,拓展性地延续了他韵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新格律派”译法,

这一英译方法一如既往地体现了汪榕培不断输出中国古典文学到目标语视域的英译追求。

一、汪榕培“集唐诗”英译韵体形似

从《牡丹亭》“集唐诗”的诗歌形式上看,这些“七言律绝,形式整饬,而且讲究平仄,故而显得琅琅上口,富于韵律美”^[4]¹⁰¹。曾节译过《牡丹亭》的杨宪益说过,“我本人也曾多次尝试用英诗格律译中国作品,结果总是吃力不讨好。”^[5]作为第一次实地介入到唐、宋七言律绝的英译实务中的《牡丹亭》英译复译者,汪榕培知难而上地制定了“格律诗”的翻译方案:“对于原文的诗体部分及唱词部分,我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英语传统格律诗的若干形式。由于汤显祖的《牡丹亭》的唱词是有严格的曲调的,诗体的部分也是采用了格律诗的形式,所以,我在翻译唱词和诗句的时候,以抑扬格为基本格式。”^[6]⁵¹可见,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集唐诗”的总体翻译纲领是“格律诗”,具体翻译方案是“抑扬格”,而“双行体式”集中体现为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集唐诗”的统一形式,并与“形式整一”一道成为汪榕培落实其翻译宗旨“为最终出现一个真正传神达意的译本”^[7]⁸⁵⁰的英译实务特色之一。

“文本形式是作者为了保持意图唯一性而做出的努力。”^[8]本着扩大《牡丹亭》戏剧文学“译出”规模的翻译意图,汪榕培《牡丹亭》“集唐诗”译诗“形式整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译者建行立句到音韵合

收稿日期:2022-12-02

作者简介:蔡华,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典籍英译。

E-mail: birchec94@163.com

引文格式:蔡华. 汪榕培《牡丹亭》“集唐诗”英译实务解读[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4): 7-12.

成的视听效果。整体比较白之与汪榕培“集唐诗”译诗即看到,白之跨行的长短译句自由洒脱,与汪

榕培独句单译且音韵协同的译句形成了直观性差异,译例见表 1 所示。

表 1 汪榕培与白之英译《牡丹亭》第二十七出“集唐诗”译例比读

第二十七出 魂游	Scene Twenty-seven The Roaming Soul	SCENE TWENTY-SEVEN: Spirit Roaming
心知不敢辄形相,	It's hard to show her genuine stuff,	Realizing she dared not make manifest her presence
欲话因缘恐断肠。	Because to tell the truth will make her wail.	she would relate her history but feared the bowels' torture.
若使春风会人意,	If the vernal breeze is wise enough,	If the spring breeze could be taught to know of mortal longings
也应知有杜兰香。	It should have known the fairy tale ^{[7]338} .	surely it would recognize the fairy maid Orchid Fragrance ^{[9]155} .

从翻译对象的原型形式上看,汤显祖所组“集唐诗”中不存在整齐划一的韵式;从翻译对象对应的目标语格律诗形式上看,“汉语的绝句在英语里虽然没完全对应的形式,但是英语里有类似的四行诗(quatrain)形式。”^{[3]39-40} 践行其“格律体”英译原则的汪榕培始终运用英诗的形式演绎着《牡丹亭》“集唐诗”的诗性属性,同时也兼顾着“集唐诗”在《牡丹亭》剧情中的应有功用。汪榕培英译的 69 首“集唐诗”全部入韵,而 ABAB(19 例)、AABA(18 例)、AABB(17 例)等主要韵式成为汪榕培促使其译进入目标语读者阅读视域的审美手段。其中,显在的双行换韵的格律诗句总 53 例,为王宏印教授界定为“双行体式”,最常用的韵音为/ei/;5 例为全诗 4 句通韵的译例,分别落实为/a:/、/ai/、/i:/、/ou/韵音。可见,以咏叹音质见长的双元音与长元

音两种韵式成为汪榕培传达原诗情境与译诗情感的主要韵式。

“在翻译《牡丹亭》的时候,把唱词和原文的诗体部分一律采用英语押韵的传统格律诗形式,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译文跟原文的风格相接近,而且所产生的间离效果反而会使西方的读者或观众更好地领略原著的风貌和感受原著的艺术魅力。”^{[10]371} 《牡丹亭》第七出“闺塾”中的“集唐诗”原诗韵式不一,汪榕培则采用了一韵到底的音韵,其译诗因而就具有了一定的间离效果。虽然这种韵式“在本质上和英诗里的英雄双行体并不相同,但由于韵律的相似,也有一定的心理接受的基础”^{[11]3}。汪榕培英译“集唐诗”韵式整齐划一的译笔即译者旨在依托英语读者既定的审美心理,倾注《牡丹亭》“集唐诗”中戏剧情感的英译产物,典型译例见表 2。

表 2 汪榕培与白之英译《牡丹亭》第七出“集唐诗”译例比读

第七出 闺塾	Scene seven Studying at Home	SCENE SEVEN: The Schoolroom
也曾飞絮谢家庭,	I can sing poems just as a lark;	Catkins floated on the breeze in the Xie family court
欲化西园蝶未成。	A pity that we miss the park.	thwarted is my desire to become a butterfly in the western garden.
无限春愁莫相问,	With boundless sorrows in my heart,	Ask not what sorrows follow spring for they are limitless.
绿阴终借暂时行。	We'll walk on lawns before it's dark ^{[7]64} .	Take for a while this loan of green shade for your strolling ^{[9]30} .

“忧郁情结从《诗经》开始在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不断加深,《牡丹亭》则是在我国戏曲中表现这一忧郁情节以及表现如何冲破这一忧郁情结的一个高峰。”^{[10]812} 上例诗中,汤显祖将中国古典文学母题伤春、思春的传统审美程式嵌入杜丽娘和春香游园情境中主仆间一唱一和的对话中,忧郁而适意。汪榕培确信“诗体比散体更有利于表现忧郁情结”^{[7]818},为此,他多次运用一韵到底的格律诗形式,以期形似地呈现这一首原诗的愁绪格调与忧郁气质,“一首诗歌选择的韵脚奠定诗歌的感情基调。”^[12] 汪榕培英译“集唐诗”亦如此。针对四言、五言、七言,汪榕培“格律体”译诗的主张与实务有始有终。汪榕培《牡丹亭》“集唐诗”译诗中,“双行体式”韵译与“形式整一”语篇的英译现象都成为汪榕培投射情感的媒介与载体,反映的是译者“传

神地”写意着《牡丹亭》中两重世界奇异情愫的题旨与意趣的用心与结果,这样的格律诗英译模式也提供了一种从形似的层面直面中国古典诗歌英译难题的探索性途径,是为得之。

二、汪榕培“新格律派”“集唐诗”实务输出

“我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到魏晋南北朝为止,唐朝以后的诗歌就基本不翻译了,原因很简单,唐代以后的诗歌讲究炼字,如果要把一首七言诗的内容翻译出来的话,英语要控制在五音步以内很困难,对我来说难度很大,有可能吃力不讨好,也就知难而退了。”^{[13]3} 及至汪榕培英译《牡丹亭》时,他转而知难而上,这意味着译者不仅要突破其前期诗、文英译文本类型的文体范畴,也预示着

译者突破了其前期诗歌英译的诗体类型,进入到中、晚唐七言诗句更加饱满的情感视界。“情系牡丹亭”的汪榕培心系“集唐诗”,他追求英诗格律诗的译法体现的是译者着意传达汤显祖内化于“集唐诗”的戏剧人物情态的写意情趣,而他厘定的译词措词精准达观,一方面反映的是译者有效地调度英语词汇贯通“集唐诗”源诗句的诗意与汤显祖结句“集唐诗”的剧情,落实其诗篇主题翻译实务的认知与素养;一方面彰显的是译者有机地建构“韵”“词”和合共生的“集唐诗”英译实务的创新意识与驾驭能力。

韵、意都是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的核心概念,如

果说汪榕培英译“集唐诗”诗体的形式具有写意传情功能,那么汪榕培押韵的选词集中地呈现出字词合意移情的特点。“剧中的‘集唐诗’和以‘集唐诗’形式出现的下场诗一样,以比较朦胧的诗句讲述具体的情节,使剧情平添了几分诗意,增加了剧本的文学色彩。”^{[7]832}《牡丹亭》第五十五出“圆驾”剧中的“集唐诗”就笼罩在一种恢宏神秘的朦胧气氛中,成为全剧剧情高潮到来的伏笔。对此,汪榕培依旧以其特有的格律形似的方式来演绎汤显祖这一首“集唐诗”浩大的声势氛围,同时,深谙“格律体虽也重选词”^[14]的汪榕培也借助押韵词的推敲强化剧中原诗情节与主题,以表 3 为例。

表 3 汪榕培与白之《牡丹亭》第五十五出剧中诗“集唐诗”译例比读

第五十五出 圆驾	Scene Fifty-five Happy Reunion at Court	SCENE FIFTY-FIVE: Reunion at Court
鸾凤旌旗拂晓陈, 传闻阙下降丝纶。 兴王会净妖氛气, 不问苍生问鬼神。	When phoenix banners flap in the morning breeze, His Majesty issues his decrees. In order to sweep away the monstrous airs, He relies on gods and ghosts to appease ^{[7]734-735} .	Phoenix pennants wave at first touch of dawn now be the royal wisdom conferred on all his subjects. A beneficent prince has power to cleanse all impure vapors: ask not after mortals but after ghosts and spirits ^{[9]324} .

此例中,汪榕培的 4 个押韵词兼集铺陈与叙事的功用,特别是最后一行最后的译词“appease”具有显在现代英语的表意性。该词本身两个音节轻重读之际,原诗中“不问……问”的隐性意蕴错落有致地呈现出来,这表明:汪榕培属意于调度英语实词,再现原诗句“诗境”与“义理”的英文措词恰如其分地切合着“主题革新”的意旨,即“在表达方面,也吸收和借鉴英文诗歌的词语和意向,使得译诗的感觉具有一些英文的和现代的味道”^{[11]4}。与此同时,汪榕培选用“appease”的示例也表明,译者善于在融通诗篇主题基础上,适意地运用诗篇融通后表意精简的方式操作“主题革新”实务同样行之有效。从这个角度看,“appease”一词因译者上述种种“主题革新”的创意手法,瞬间具有了成为全诗画龙点睛性诗眼的属性。相形之下,白之的诗行内以及诗行间存在着言意语焉不详,甚至语篇脱节的现象,前者如“impure vapors”的搭配,后者如第二行、第三行跨行间诗意的贯通都未必取得了主题“达意”的效果,不同程度上局限甚至模糊了诗篇主题的呈现。

“在一个诗节之内,押韵的词比其他词更为突出。因此,如果诗人能把他要表达的意义集中在押韵的词上,则意义的光辉能传播得更远。”^[15]一韵到底的“集唐诗”中,汪榕培调配名词押韵的译句占绝对突出的地位,它们传达诗篇意义的角色化功能尤其突出,典型译例如《牡丹亭》第二十七出“魂游”中“集唐诗”第四句“半垂檀袖学通参”的译句

“A worldly nun recites a Taoist line.”^{[7]328}、《牡丹亭》第四十四出“急难”中“集唐诗”第四句“两地各伤无限神”的译句“Both man and wife are filled with woe.”^{[7]559}以及《牡丹亭》第五十四出“闻喜”“集唐诗”第四句“淡扫蛾眉朝至尊”的译句“I’ll see His Majesty in all his might.”^{[7]724}。3 例中,汪榕培选用韵词的共性在于从原句动词性搭配转换生成的名词性措词都蕴含着“主题革新”的内涵,它们一一地契合着各“集唐诗”在《牡丹亭》不同情节中的剧情。“对于这种词汇变化在翻译应用中的把握,不是一般的把握概念,或者是一些特殊技巧就能够达到的一种认识和翻译操作技能。而且在把握不同词汇在语境中细微的变化,并将这种语用的变化准确地反映在译文语境之中,是很多译者做不到或者难以达到的一种状态。但是,在汪先生的译文中,我们发现已经是一种常态。”^[16]这样的常态在汪榕培精选译词以合于主题题旨与适于典故含义的“集唐诗”英译实务中有目共睹,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译者译之得法,译之有道。

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集唐诗”韵词协同,形意相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对汤显祖“集唐诗”流露出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崇敬之情”^{[7]851}。汪榕培作为非本族语使用者,“对于译语遣词造句的能力不禁令人赞叹”^[17],汪榕培的这种能力也通过译者英译“集唐诗”中“典故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汪榕培《牡丹亭》第十五出“集唐诗”译例:

第十五出 虜 谍 Scene Fifteen Brooding on an Invasion

线大长江扇大天, Narrow is the river, small the sky;

旌旗遥拂雁行偏。How our military flags float high!

可胜饮尽江南酒? Can we drink up all the southern wine

交割山川直到燕。When all the southern land is mine?^{[7]164}

“集唐诗”词汇方面的译介表达相对韵式的面貌显得复杂一些,汪榕培“集唐诗”英译措词呈现出面向普通英语读者、灵活定位的措辞特点,总体上兼顾到了中文本身意在言外与中英文语序与文法结构转换等关键问题。上例“集唐诗”英译中,汪榕培一韵到底韵式中押韵的译词一律附和了原诗每一行的原字,包括“天、偏、酒”3个字,最后一行押韵的词却另辟蹊径地译为“mine”,反映了译者吃透原诗句意蕴后运用“典故淡化”增益“主题革新”的翻译方式实现其化繁为简地再现原“集唐诗”诗意与剧情的翻译目标与能力。

“淡化或透明化处理”^[18]的典故英译方法是汪榕培从简英译的思维所致。汪榕培认为,文化概念是翻译的难点,而他化解古诗中文化类词语英译难题的方式之一即去形象存意蕴的译法,如同上例“直到燕”的韵译词“mine”,《牡丹亭》第三十出“欢挠”定场诗“集唐诗”中的“月夫人”也为译者直接转换为“YOU”^{[7]376}来表达,助力目标读者零距离地应邀到诗中“对白”的交互话轮;而《牡丹亭》第三出“训女”下场诗“集唐诗”第四句的“卫夫人”、第五十二出“索元”下场诗“集唐诗”第四句的“汴梁”则分别解释性地译为“a genuine sage”^{[7]19},“the capital town”^{[7]682},使目标英语读者规避了潜在的阅读障碍,“集唐诗”“输出”的效果也得到保障。此三例译词表明,汪榕培将《牡丹亭》“集唐诗”中直陈式文化色彩词间接地转译的做法有的放矢,“虚实程度……把握准确,便于英语读者理解。”^{[3]36}相比保留原诗词汇字、形、意的白之的译词“the Lady of Wei”^{[9]11}“the lady of the moonlight”^{[9]171}“old Kaifeng”^{[9]302};张光前的译词“Madame Wei”^{[1]15}“Luna”^{[1]242,422}“Bianliang”^{[1]422},汪译“汴梁”的现代化通俗英译意味着地域文化负载词专名转型为跨文化交际的统称,结果诗句之间的语义呼应一览无余,全诗题旨更加呼之欲出,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具有“典故淡化”英译特点的押韵词的个体表意功能突出,但如果脱离其所在诗行语境的达意内容,它

们也难以自圆其说,这也就是说“典故淡化”译法无疑是汪榕培合于诗句语意、融于诗篇题中之义、切合现实交际翻译用心的产物。

汪榕培“典故淡化”是为了规避译诗中沟通不畅的现象,为此汪榕培也深度调动“用英语进行再创作,以体现原著文字的优美。”^[10]的英译方式,以此融洽“集唐诗”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的语篇功能。在第三出“训女”下场诗“集唐诗”中,第一句“西宾”与第四句“卫夫人”两个表达的英译方式有所不同,前者移位的间接性淡化形式与后者直接性的淡化方式先后与全诗其他押韵词韵、意相契,且四个押韵词“house/spouse/old age/a genuine sage”^[7]的名词化译法整齐划一,它们彼此在音韵与文字两层面互文的优雅属性自然贴切,整体地显示了汪榕培“典故淡化”的当下英译意向性与英语名词化创意的现代性。

如果说《牡丹亭》“是理解中国古典戏剧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10]407},那么“集唐诗”就可以说是理解《牡丹亭》的一个有机的渠道。汪榕培英译《牡丹亭》的总纲旨在复归、重塑经典,融通、建构交际视域,因此,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集唐诗”方面的建树与该译本一道,创造了当下解读《牡丹亭》的一个“‘韵和情高’‘形合意动’”^{[11]210}的新视域。

三、汪榕培“新格律派”“集唐诗”共情性输出

汪榕培英译中国文学典籍的实践活动历久弥新,他也成为自觉承担“铸就中国译学话语体系”^[19]重任的本土“译出”专家。“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时,均以本土翻译现象和本国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例证材料,这是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的最珍贵资源。中国的文化材料和文学现象是典籍翻译理论建设的依托。”^[20]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集唐诗”实务是其《牡丹亭》英译本的译介特区。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以诗体译诗与散体译诗两种实践方式各行其是,各有千秋。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历程中,“以韵体翻译的格律派”实践时隐时现,在译界也受到广泛关注,甚至不同阶段上趋同的翻译说法,如“诗体译诗”^{[21]10}与“韵体翻译”^{[22]603}却蕴含着截然不同的翻译判断,如“流弊重生”^{[21]10}与“‘格律派’的译法也提到了‘三美’的高度。”^{[23]41}时至当下,“格律派”翻译实践仍屡有建树,如汪榕培四言、五言、七言等典籍诗歌英译实务十年磨一剑,适时地为王宏印教授定义为“新格律派”,即“汪

先生始终是古诗英译的新格律派的践行者”^[11] 这一定位进一步明确了汪榕培“格律体”译诗宗旨与实务推陈出新的实质。

“海德格尔说:‘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这就暗示了每一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诗歌观念,即对于诗的本质和价值的认识——来评价一切诗作的可能性。”^[24] 翻译亦然。英译了逾千首中国古典诗歌的汪榕培历来都只立足于“格律派”这一独一的诗体来译诗,《牡丹亭》“集唐诗”也不例外,甚至汪榕培“集唐诗”英译的“翻译度”^{[23]40}不同凡响:一方面,“新格律派”内部的“双行体式”与“形式统一”的韵式章法优化了“集唐诗”语篇形合层面的衔接,渲染了“集唐诗”乃至《牡丹亭》难以名状的情境;另一方面,“新格律派”视域内“主题革新”与“典故淡化”的措词模式强化了“集唐诗”语篇逻辑层面的连贯,彰显了“集唐诗”乃至《牡丹亭》跌宕起伏的意境。译者在这两方面的英译操作及其具体实务表明,汪榕培“努力在本土作家的理解方面注入一些全球化的印迹”^{[10]407}的英译意念顺势进入译入语形式到内容的再现层面,并在“新格律派”始于韵、意融通、止于文质统一的原创性主张与实务中不断地付诸现实,也顺应了“译出”简明英译的去向与交际释义的宗旨,自然地影响到《牡丹亭》输出到英语视界的传播力度和进程。

英译《牡丹亭》的过程中,汪榕培一再地感慨“世间只有情难述”,文学情感在跨语际间转转移情有得有失。“我们或可以大胆断言,汉诗英译最大的困难其实并非诗歌的形式,而是语言背后的真性情和深感情。对后者的强调或许可以解释诗歌翻译得失之辩证。”^[25]《牡丹亭》“集唐诗”分布在全剧不同的空间,大部分为下场诗,对每一幕的剧情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牡丹亭》第五十五出“圆寂”下场诗全诗8句寄寓着汤显祖尽情渲染“人鬼情未了”情结的创作深情,前4句诗句系女主人公杜丽娘的独白内容,汤显祖“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准则或情感基调”^[26]并将其倾注在后两句诗句中“魂”与“亭”字眼中。首先,“更恨香魂不相遇”中“魂”字阴阳两隔,既暗合着此剧“传奇”剧情的离奇性,也契合此剧原名《〈牡丹亭〉还魂记》剧目的聚焦点,为了烘托出汤显祖此例“集唐诗”中以女主人公的深情牵发全剧高潮的真性情,汪榕培紧扣“更恨香魂不相遇,春肠遥断牡丹亭”中“恨”与“断”的情感线索,巧妙地将 soul 与 mate 分别安置在 yearning 起句的译句搭配中。汪榕培这一译句具有沟通字词达意到比喻达意的优势,令人感喟于

soul 与 mate 之间无法联结为 soulmate 的阻隔之际,失神于 mate 译词所点明的“圆寂”情节中的浪漫的“至”情氛围中。其次,“亭”字使全剧结束于情景交融中。显然,作者独具匠心地运笔于《全唐诗》的异文,即“春肠遥断牡丹亭”原作“春肠遥断牡丹庭”^{[3]38}。如此诗法恰恰是汤显祖不落俗套,自主地将古时私我性居处的“庭”外延为古代男女社交性区域的“亭”,一字之差便使得全剧终场于特定的公共区域,而男女主人公的私情也演变为某种官方事件。鉴于此,汪榕培跳脱原诗句法,调动译入语主谓宾结构“The Peony Pavilion sees her woeful trait”^{[7]760}“是灵活的”^{[27]45},与《牡丹亭》最后一出中人物的命运归宿、情节的叙事尾声遥相呼应,特别是句末译词“woeful trait”同样传达了萦绕全剧的婉约情愫,“更好地吻合全剧风格,达到了诗与意会,言随意转的艺术效果。”^{[4]101} 可谓是音、字、意协同统一地点化《牡丹亭》物我守望境界的煽情性译笔。比读白之的这一首译诗中相关的两处译句“Ah sorrow, when our fragrant souls yearned but failed to meet/and springtime heart was tortured by peony pavilion”^{[9]339},汪榕培确信他的现代革新性与传统淡化性的《牡丹亭》译文“比白之靠谱,至少是‘有所云’的”^[28]。汪榕培也明确地指出,本土《牡丹亭》第一个全译英译本译者张光前所译,如“when sweet souls find no mate; At the Peony Pavilion spring woes end”^{[1]472}“比伯奇(Birch 另一通用音译)的译文更准确、更精练。”^[6]这恰恰是母语译者英译质地异于国外译者的共通之处。与此同时,从张光前与汪榕培共同选择的归化性表达的英译词,如 soul、mate 与 woe 来看,它们在目标语中显示出音、貌交融即时触发情感交际的优势,如“woe 这一例词中的双元音音素令人的情绪跌入到诸如 sorrow、throes 等缠绵不休的音频中。”^[10](译自原文“The choice of ‘woe’ ... The sound ‘o’ gives the sound symbolism of woe, sorrow, throe, you may feel low, you may moan, groan, rove, roam...”)正是出于深入解读翻译对象的真性情、赋能翻译对象异语移情的深感情,中国文学典籍国内译者的英译实务在情感互动方面亦“有所云”,总会适时地输出到期待阅读到“靠谱的”中国古典文学译本的、有共情愿望的英语读者的视域,世间尚有情相通。那时,汪榕培等中国译者所译当然就得大于失。

四、结语

《牡丹亭》主题新颖、形式多样,是汤显祖古典

戏曲创作的集大成者,其中的“集唐诗”内容丰富,穿插有序,其“写意性”^[29]在戏剧传情达旨层面自成一脉,影响着汤显祖戏剧经典传播的广泛性与接受度。作为《牡丹亭》的专业读者,为了进一步融通《牡丹亭》多维时空的“情”缘,积极发挥译者“创造性”作用,在“穿上了紧身衣(要把集唐诗跟剧情结合起来)和戴上了紧箍咒(韵译)”^[13]的三年半的时间内,汤显祖《牡丹亭》剧本所有内容无一遗漏地在汪榕培砥砺英译本中一一就绪。归根结底,汪榕培的《牡丹亭》诗体译本开宗明义,以其新颖而独特的“足译”(周珏良)方式开创了汪榕培全面译汤的典籍英译新局面。经年后,汪榕培英译《汤显祖戏剧全集》(中英文版)于2014年推出。2017年,汪榕培《汤显祖戏剧全集》(英文版)授权给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集团(Bloomsbury),届时,汪榕培输出“中国的莎士比亚”精品的翻译实务与英语读者“不隔”的期待视域一蹴而就,而汪榕培致敬汤显祖与莎翁相提并论学术活动百年之举、献礼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2016)的翻译初心也心想事成。

参考文献:

- [1] 张光前. 牡丹亭[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 [2] 赵艳喜. 试论明清传奇中的下场集唐诗[J]. 艺术百家,2006(5):21-24.
- [3] 汪榕培.《牡丹亭》的“集唐诗”及其英译——《牡丹亭》译后感之二[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1):36-40.
- [4] 黄斌. 略论《牡丹亭》中的集唐诗[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99-102.
- [5] 杨宪益. 杨宪益自传[M]. 薛洪时,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 [6] 汪榕培.《牡丹亭》的英译及传播[J]. 外国语,1999(6):48-52.
- [7] 汪榕培. 牡丹亭[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8] 戴维·斯科特·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 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M]. 陈星,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 [9] Birch C. THE Peony Pavilion[M]. 2nd e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0] 汪榕培. 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
- [11] 蔡华. 译逝水而任幽兰[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2] 申小龙. 汉语与中国文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13] 汪榕培. 我和中国典籍英译[J]. 当代外语研究,2012(5):1-4.
- [14] 董杰. 汉语古诗的内在韵律与英译标准[J]. 上海大学学报,2006(2):146-151.
- [15] 吴翔林. 英诗格律及自由诗[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16] 傅惠生. “传神达意”赏《牡丹》[C]//“传神达意”翻译理论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65-80.
- [17] 陈建生,刘刚.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以《牡丹亭》的两个英译本为例[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6):45-51.
- [18] 蒋晓华. 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评《牡丹亭》的三个英译本[J]. 上海翻译,2009(4):11-15.
- [19] 方梦之. 建设中国译学话语:认知与方法[J]. 上海翻译,2019(4):3-7.
- [20] 张柏然,许钧. 典籍翻译:立足本土 融合中西[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5-26(6).
- [21] 吕叔湘. 中诗英译比录[M]. 北京:中央书局,2002.
- [22] 林煌天(编). 中国翻译词典[Z].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 [23] 许渊冲. 诗词英译漫谈[J]. 中国翻译,1988(3):40-42.
- [24] 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25] 耿强. 16至19世纪古典汉诗英译翻译话语在副文本视角下的研究[J]. 外国语,2018(5):104-112.
- [26] 包晓鹏.《牡丹亭》下场诗初探[J]. 文学史话,2010(5):86-91.
- [27] 孙法理. 评汪译《牡丹亭》[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2):44-46.
- [28] 汪榕培. 中国典籍英译的几点认识[J]. 燕山大学学报,2013(3):7-8.
- [29] 汪榕培. 大中华文库·邯郸记[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A Descriptive Study of Jitang Vers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 by the Dedicated Translator Wang Rongpei

CAI Hua

(College of English,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The Peony Pavilion*, as the masterpiece of Tang Xianzu's dramas, i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playwright's romantic attachment and classical artistry, which is impressively embodied in Jitang verse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elaborate on the communicative operations of Wang Rongpe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tang verses regarding the properties of the emerging neo-metrical school.

Key words: Jitang verses in *The Peony Pavilion*; neo-metrical school measures; out-going translation